

入冬



◀入冬後的第一場雪。
作者供圖

男人們着急着約車行給車換冬胎，女人們開始翻箱倒櫃把最厚的衣服和冬日的帽子手套翻出來，而小孩子們則搓搓手興奮地期盼着今年冬天的第一場雪。

這場大雪在周六的下午如期而至。大雪紛飛，瞬間把草地和屋頂都變成了雪白的顏色。正巧這個周末又是商店大促銷「黑色星期五」，正好為聖誕購物季拉開了帷幕。我這才發現，百貨公司的櫥窗裏早已裝飾一新，充滿了聖誕節日的氣氛。而各大街區的聖誕市場也彷彿變魔術一般突然「閃現」。

雪花飛舞在聖誕集市的彩燈之間，再輕輕落在深綠色的聖誕松樹上，彷彿給松樹穿上一件好看的白絨外衣。百貨公司櫥窗裏溫暖的燈光透過玻璃照到街上，映在駐足欣賞的人們微笑着的臉龐上，把他們睫毛上的雪花融化成細

小的水滴，晶瑩又透亮。

這是人們期待已久的冬天。因為這裏的人們固執地認為，一定要開始下雪，一定要冷得穿上厚厚的外衣，戴上帽子手套，捂住凍得紅紅的臉頰，才是聖誕季的開始。

第二天一早醒來，晨光照亮整個公園的時候，大地已一片雪白。顧不得睡懶覺，小孩們已經興奮地拖着雪橇衝進了公園的小山坡，一邊喘氣一邊還在扒拉路邊的積雪做成雪球。等爬到小山坡頂，他們手上已經做好了十來個小雪球。小孩們一邊尖叫着坐在雪橇上從小山坡滑下，一邊向四周扔出雪球。

他們已經忘記了上個周末穿着短袖在這裏奔跑。現在，是冬天的快樂，是大雪紛飛的快樂。

暖秋，再會了。柏林，入冬了。

如天行健



▲跑步是簡單且易執行的運動。

資料圖片

時，狂風捲來沙塵，吹起他花白的頭髮，他的話斷斷續續消散在風裏：「流水不腐，戶樞不蠹！……什麼叫做終身體育？……越是冷，越要……最磨練毅力……堅持，就是……」我們只盼着早早跑完，他的金玉良言差不多都一耳進、一耳出了。

冬季跑步，「跑八百」猶嫌不足，時常間以「跑三千」、「跑圓明園」，以磨礪學生的體能和意志。北京一零一中學於一九五〇年代初經周恩來總理特批遷入圓明園。九十年代，老師常帶我們從學校後門直接進園，春秋季為生物課採集植物標本，冬天在園中長跑，我們稱為「跑圓明園」。圓明園地廣人稀，奔跑其間，移步換景，並不枯燥。但彼時無心欣賞，只是將凜冽如冰的空氣機械地吸入、呼出，胸腔又涼又痛苦，全身都像在燃燒、爆裂。告訴自己「堅持！再堅持一下！」與同學彼此激勵「加油！」體力將竭時，老郭胖胖的淡灰色身影就在前方不遠了。

那時老郭比較注意我，大概因為我身材高挑，並且長跑、短跑、跳高、跳遠、鉛球、排球、實心球、單雙槓，十八般武藝，樣樣稀鬆。老郭安慰我：「華羅庚說過，『勤能補拙是良訓，一分辛苦一分才』，回家以後多練習，是可以提高的。」於是我在

家門口蹦來跳去練立定跳遠，晚間在附近的球場練中長跑。老郭推薦我們在腿上綁砂袋，我就買了一對各重半公斤的砂袋繫在腳踝上跑。除下砂袋後，彷彿電影中童年的阿甘脫去桎梏，身輕如燕。十五歲的春天，在球場獨自跑步，仰見列宿成行，忽然明白了一句古語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宇宙星辰一直處於永恆運動之中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要克服懶散和畏難情緒，像群星一樣在運動中燃燒生命，做生活的強者。父母一直為我留着這對砂袋，回國探親時以懷舊的心情一試，叫苦連天：「當時竟然還繫着它們跑步?!」

中學畢業時，老郭用很漂亮的鋼筆字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贈言：「學習，心境勝過環境；求知，勤奮重於天分。」幸有母校和老郭的督促，我不但在中學六年間身強體健，為日後的學業和事業奠基，更養成終身鍛煉的習慣，每天走走跑跑，心情特好。偶因懶惰不想出門時，會念及村上春樹跑步前的自勵：「連這麼一丁點兒事也不肯做，是要遭天罰的呀。」生活舒適，唯恐脾肉復生，宜以日復一日的跑步磨練筋骨，振奮精神。若有機會來我市一遊，見我以全市最難看的步態在人行道上跑步，勿忘停車暫駐，為我加油。

西南聯大往事

西南聯大是歷史上一個特殊存在。它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高校內遷的背景下，由北大、清華、南開大學組建而成的。西南聯大最先設在長沙，後期因日軍沿長江



如是我見
楊田田

西南聯大辦學期間，條件非常艱苦，但師生們以驚人的毅力克服了困難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。存續九年間，共有約八千名學生在西南聯大就讀，不少學生後來成為各行各業的優秀人物，成為中國的脊樑。校友中的知名人物非常多。據統計，有一百七十多位中央研究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工程院院士等。有楊振寧、李政道二人獲得諾貝爾獎；趙九章、鄧稼先等八人獲得「兩彈一星」功勳獎；黃昆等六位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；宋平等則成為國家領導人。

我對西南聯大這段歷史很感興趣，近日重溫了中央電視台《西南聯大》紀錄片等不少資料。不同資料在表述上各有側重，對西南聯大辦學的成功之道各有分析。我認為，歸納來看，西南聯大最寶貴的財富是「人」——教授和學生。

曾主導校務的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先生有一句被廣泛引用的名言：「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」。西南聯大的教授匯聚了當時一流的教育家，例如陳寅恪、傅斯

年、馮友蘭、沈從文、聞一多、朱自清、錢穆、華羅庚、梅貽琦等。教授們勤於治學、愛護學生。在各類資料中，多次提到教授們秉燭備課、即便自己衣衫襤褸仍然購書借給學生、為聽課的學生搬椅子等感人細節。此外，教授團隊比較團結，雖然「術業有專攻」，但是不互論長短，均在日常教學中大力宣導愛國、奮發、自由、民主等思想。

西南聯大的學生們，則排除萬難，勤奮學習。當時，從長沙遷往昆明共分成三路。一部分人走海路，到廣州經香港、越南進入雲南；一部分人乘汽車，到桂林經柳州、南寧、越南入滇；還有一部分組成了步行團，徒步從長沙出發，跨越湘、黔、滇三省到昆明。入學後，學生們往往好幾十人擠在鐵皮屋頂、土坯牆的教室和宿舍裏用功。有校友深情回憶着圖書館的一幕幕：圖書館前排隊的人潮，還有在暗淡的燈光下，一片鴉雀無聲的自習景象。

現在看來，抗日戰爭時期，社會處在亂世，經濟不振，民生凋敝，但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教育卻蓬勃發展，且其教育成果福澤此後中國幾十年。西南聯大全校師生的確踐行着「剛毅堅卓」的校訓，以「千秋恥，終當雪；中興業，須人傑」的校歌歌詞鞭策自己。今天，中國的高等教育更加普及，辦學條件不再艱苦，但西南聯大這段歷史，以及這段歷史中反映出的精神，不應該被遺忘。



柏林漫言
余逾

對於柏林來說，今年的秋天是異常溫暖的暖秋。

上個周末氣溫還在十二至十五攝氏度，加上暖烘烘的太陽，公園裏的小孩們大都只穿着T恤光着胳膊，在草地上打滾奔跑。要不是旁邊樹林裏的

樹葉已經變黃飄落，還真以為這是春和日麗的春天。人們都抓緊機會出去徒步秋遊，享受着可以穿短袖看秋葉的日子。

然而，這個冬天說來就來，讓等着慢慢降溫的人們感覺有點突然。

周四又是女兒的森林課堂，我習慣性地查了一下天氣。溫度突降近十度，我着實吃了一驚。早上跟女兒再三叮囑說要換成厚外套，給她看手機上的天氣預報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「大風，零度，體感溫度零下一度」。

對於小孩來說，總是不喜歡穿得臃腫的，也很難從天氣預報的數字上體會到降溫十度的概念。這個小姑娘堅持穿着薄外套就出門了。

晚上回到家時，鼻子凍得通紅，問她冷不冷，「還好。」第二天，她便默默穿着厚外套出門了。出門的時候，我看到窗外已經開始飄起了小雪花。

突如其來的降溫，讓人們有點猝不及防。



人與事
吳捷

玄律窮，嚴氣升，寒雲暮，行人稀。即使在嚴冬，此地街邊道旁，每天都可見一人如老式蒸汽機，呼呼喘喘，跑跑走走停停。那就是在下。全市最難看跑步姿勢，想來無人與我爭搶。除非極端天氣，我每天都會外出跑步、健身，這還是中學時「老郭」幫我養成的習慣。

母校北京一零一中學，很有些古希臘遺風，認為健康的體魄是一切的基礎，所以向來極重體育，要求學生每天跑步去離教學區數百米的操場做兩套課間操，每周四節體育課，高強度訓練，雷打不動。當年教我們體育的老師有兩位：北京市特級教師梁學誠，高級教師郭明泰。二人其時年過半百，十二三歲的我們淘氣，背後叫他們「老梁」、「老郭」。初識不久，老郭笑嘻嘻道：「咱們年級有兩個體育老師，涼（梁）老師和熱老師。」「原來您姓『熱』呀？」有同學打趣。他笑得更開心了：「鍋（郭）不是熱的嘛。」

老郭富態，又喜歡笑，像個佛爺。因為膝蓋早在踢球時受傷，走路有點凌波微步的模樣。他頭髮花白，腦頂已有一片「地中海」，永遠一身淡灰色薄運動衣，數九寒天也不見他添一件外套。我們上體育課也不許穿厚外套，跟他一起在北京冬季著名的西北風裏黃沙萬丈地吹着。冬季體育課多跑步，先做熱身運動，拉伸肌肉，活動關節，然後在四百米的標準跑道上慢跑一兩圈，接着就是大家最怕的「跑八百」——計時八百米跑。全班呼哧帶喘、痛苦不堪地衝向終點時，老郭好整以暇，拿着秒錶為我們報時：「三分零七……三分十五……三分三十九——這個慢了啊！」有一次，一位同學堅持跑完之後崩潰，坐倒在地無法起身，眾人圍着安慰。老郭見了，嘆息不已。

老郭知道我們談「跑八百」而色變，常在我們做熱身活動時，即興發表激勵士氣的短小演講（pep talk），也不管我們是否聽得進去：「你們啊，聽聽你們的關節，嘎巴嘎巴響，一聽就是平常缺乏鍛煉……」有

末，還要用專用的茶篩一遍遍過篩，然後才能沖水，在泡茶之前還要適量加入鹽。當年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套唐時飲茶的茶具，那是唐僖宗皇帝敬奉給釋迦牟尼的貢品，玲瓏剔透，工藝巧妙，從茶刀、茶磨，到茶杵、茶篩一應俱全，是大唐宮廷茶具，彌足珍貴，亦為唐代飲茶須加鹽之佐證。中國人那時講究在茶中加少許鹽，且把茶碾成粉，沖成湯，至宋時仍未變，宮廷及士大夫仍然喝茶加鹽。

宋時黃庭堅寫的一首《品令·茶詞》寫得字字生香，方知酒醉人，茶亦醉人。唐時貢品中茶居上品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；可見唐之茶風之盛。盛宴之上，必有茶宴；君子之交，必有敬茶。茶的又一個疑問來了，《全唐詩》一共收有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唐詩，直接詠酒的詩有六千多首，出現了數位名留青史的大詩人，幾乎都是酒仙，酒

中國的飲茶史要比造酒史遲到五千年，因為根據中國科學院公布的一項科研成果，在新石器時代初期，八千多年前，中國已開始有含酒精的飲料。而《尚書》《春秋》《史記》都未記載茶史，至今出土的先秦文物中，不見有茶具，在出土的所有青銅器中有幾千件青銅酒器，沒有一件是茶器。中國茶有《茶經》在唐朝，中國茶真正走入社會，應該在南朝，茶隨禪宗入寺院，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。」寺中有茶，樓中有茶，煙雨中有茶。到唐朝時，茶之興旺，茶之普及，茶之魅力，幾乎讓大唐王朝折服。唐之興盛與茶之普及有關，在唐王朝茶葉作為商品，開始在全國徵稅，成為國家重要的稅源之一。

唐時飲茶和我們今天不同。唐時先把茶採下，炒熟，晾乾，做成茶餅；飲用時，再用力將茶餅攪開，用特製的茶碾碾碎成

道可道，是茶道（上）



市井萬象

圖為參觀者觀看展出作品《漢卡·扎布羅夫斯卡肖像》。

中新社



閒話煙雨
白頭翁